

新聞廣告學研究

叢書主編◎牛志民 朱耀廷
主編◎周傳家 韓平

北京燕山出版社

薊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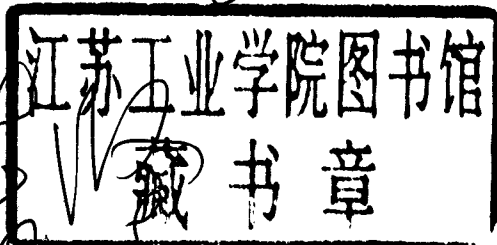
集

新闻广告学研究

主 编 周传家 韩 平

副主编 张娅娅 孔昭林

金超星 孔昭林



2008.4.28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广告学研究/周传家、韩平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 5
ISBN 7-5402-1696-4

I. 新… II. 周…韩… III. 文化史—北京市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7860 号

书名: 新闻广告学研究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邮码: 10000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今朝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0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版次: 2006 年 6 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6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402-1696-4

定价: 30.00 元

《蓟门集》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牛志民 朱耀廷

副主编：赵胜年 周传家

编 委：贺 真 杨靖筠 孙爱萍 韩 平 张娅娅 孔昭林

张毓华 刘守合 陈婷婷

分册主编、副主编

1. 元世祖研究

主 编：朱耀廷

2. 历史档案学研究

主 编：朱耀廷 贺 真

副主编：杨靖筠 孙爱萍

3. 新闻广告学研究

主 编：周传家 韩 平

副主编：张娅娅 孔昭林

4. 建设应用型大学研究（一）撰 著：牛志民

5. 建设应用型大学研究（二）主 编：赵胜年

副主编：刘守合

6. 建设应用型大学研究（三）主 编：张毓华

副主编：陈婷婷

《蓟门集》总序

“蓟门烟树远依依”，这是唐朝诗人李益对远离盛景的感叹。作为北京联合大学的一所学院，我院有幸坐落在自金朝以来发展成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之旁。清澈的元大都护城河水在我院南门前潺湲流过，整修一新的元大都遗址公园成为我院的一个依衬背景；更加令人欣慰的是，从 3050 年前的古都蓟城直到辽金元明清五代古都所积淀的北京文化，陶冶了学院的莘莘学子。这正是我们将自己的一点科研成果取名为《蓟门集》的缘由所在。

北京联合大学是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中唯一一所综合性普通高等学校。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1978 年北京市组建了 36 所大学分校；1985 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其中十几所分校合并为北京联合大学。目前我校共有 17 所学院，一百多个本专科专业，涉及教育部专业目录中的 9 大学科门类。普通本专科在校生共有 29000 余人，其中本科生约 19000 人，高职高专生近 10000 人，是北京市属高校中学科门类最齐全、专业设置数量最多的学校。我校的办学宗旨是“发展应用性教育，培养应用性人才，建设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是“面向大众，服务首都；应用为本，争创一流”。我院是北京联合大学中的一所学院，名为“应用文理学院”，其前身是北京大学第一分校和人民大学第二分校，是联大内唯一一所文理兼收的多科性学院。目前共有 16 个本科专业，7 个高职高专专业。共有 3600 余名普通本专科在校生。

以本科教学为主，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加强科学研究，是我院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办学方针。近年来，我们又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科研的措施，包括成立各相关方向的研究所，推动产学研结合，加大优秀科研成果奖励等，故而科研论文、专著和教材的数量与质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文科各系中的历史学专业、新闻学专业、法学专业、档案学专业、

广告学专业等在科研方面一直走在前面。2004 年，我院历史系又与中国元史研究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合作，一起筹办了“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委托朱耀廷教授主编一本《元世祖研究》学术论文集。借此机会，朱教授与我院牛志民副院长一起组织了 6 本相关的论文集，其中 3 本涉及几个文科专业教师的学术论文，3 本为教务处及全校各相关专业的教学管理论文，主要侧重于建设应用型大学的探索。

2006 年，教育部将对我校进行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我们权且将这套《蓟门集》作为本科教学评估的一个小小的礼物，敬请评估专家及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指导性意见。

孔繁敏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 教授

2005 年 12 月

序 言

科研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大家的认识逐步加深，因而呈现出人人奔课题、个个搞科研、成果累累现的可喜局面。

为了梳理、检阅、展示近几年的科研成果，在原人文与科学管理系的支持下，新闻传播系和广告系联合出版了这本《论文选》。

科研来自教学实践的呼唤，既包括形而上的思索和对终极的关注，又少不了具体的应用、调查和实践。新闻传播系的论文主要包括语言、文学、艺术、新闻、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广告系的论文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涉及党史、行政管理、消费管理、法学、艺术设计、公共关系、传播学及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另一部分是教学考察的心得和体会。

科研并不神秘，但科研和重复、模仿无缘。科研是发现，是创造，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浩繁的劳作，来不得一丝一毫的虚假，更不能投机取巧。硕果需要心血汗水的浇灌，收获总是与付出成正比。

今后，我们要在保持一定规模和数量的前提下，更加注重深度和质量。滤去泡沫，挤干水分，留下干货，创出精品，使科研“升值”、“含金量”越来越高。

新闻传播系 广告系

2005年5月1日

目 录

《说文解字》“从×，×亦声”辨正	尹黎云 (1)
“A 的 A，B 的 B”结构的构成特点	
及其功能解释	罗 茵 (19)
汉语离合词追因求源	房艳红 (31)
清末小报与小说之关系	
——以《官场现形记》为中心的考察	李彦东 (41)
“新北京”文化中的文学选择王朔创作	
与“大院”文化 (之一)	张娅娅 (52)
谈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	
中的女性人格塑造	郑 伟 (61)
至情—自强—有胆有识	
——“三言”中女性人物形象的时代风貌	李 娜 (80)
北京的昆曲艺术	周传家 (91)
论商业性对李渔曲论的影响	任心慧 (106)
论京剧的时代精神	周传家 (123)
当代电影的后现代特征	杜剑峰 (134)
黄建新影片的叙事机制分析	刘媛平 (149)
信息全球化与奥运传播的观念更新	陈 坚 (162)

电视新闻消息语言传播特点的研究的现状 & 成果 ..	惠东坡 (173)
南国纪行	尹黎云 (184)
游陈家祠考陈家姓	吕雅贤 (187)
银幕内外感受香港	杜剑峰 (193)
走在追求和谐的路上	
——希利维克小城散记	徐梅香 (199)
经验与创新, 效率与全局	董军华 (207)
浅谈“皮格马利翁效应”在教学中的应用 ..	彭 朝 (212)
我党关于建立“中日兵民反侵略统一战线”方针	
和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韩 平 (217)
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程序与对策	孔昭林 (233)
略论吸引消费者对广告注意的心理策略	冯娟娟 (253)
上市公司的股权歧视	陈 琪 (266)
平面设计中的符号学原理	王丹谊 (276)
平阳木版画文化资源的调研及探索	孙海垠 (285)
CIS组织识别系统的创新	李兴国 (333)
西欧中世纪后期知识传播的特点	程德林 (347)
试论现代消费者需求的发展趋势	冯丽云 (357)
论企业核心竞争力	朱建邦 (369)
从中国企业实例看顾客公共关系的三层涵义	
及其整体运作	张恒 温玉萍 (384)
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考察戊戌运动	卢 莎 (390)

二战中纪录电影的拼杀	孙红云 (403)
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相关分析	董英辅 耿凯燕 (433)
香港点滴	康 威 (443)
以市场为导向以能力为中心的高等职业教育	
——赴南方教学考察的思考与对策	孔昭林 (447)
他山之石：宝贵的经验 有益的启示	
——参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有感而谈 ...	冯娟娟 (461)
校企合作培养创新型管理人才	
——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考察有感	冯丽云 (466)
教育全球化浅论	朱建邦 (470)
香港广告面面观	钟 静 (474)
外师造化·内发心源	
——欧洲艺术考察有成	郭钟永 (481)

《说文解字》“从×，×亦声”辨正

尹黎云

[摘要]对《说文解字》中“从×，×亦声”的释例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从×，×亦声”这种释例的错误，在此基础上，对汉字分化的三个途径——初文足意、初文增声、初文标符——进行了探索，揭示了“从×，×亦声”这种释例的错误产生的根源，从而彻底否定了所谓会意兼形声的说法。

[关键词]假借 字素 意素 音素 累增字

引言

在《说文解字》中，有一种释字体例很引人注目。例如：

筍，曲竹捕鱼筍也。从竹，从句，句亦声。

整，齐也。从攴，从束，从正，正亦声。

奸，犯淫也。从女，从干，干亦声。

均，平偏也。从土，从匀，匀亦声。

在这些训释中，许慎都使用了“从×，×亦声”的释语。类似的训释在《说文解字》中共有 196 条，约占全书的 2%。虽然所占比例不大，却显得十分特殊。段玉裁在《说文·一上·一部》“吏”字下注曰：“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凡字有用六书之一者，有兼六书之二者。”^①依他的说法，凡“从×，×亦声”者，都是采用会意和形声两种方法造的字。王筠比段玉裁分析得还要具体，他说：“言亦声者，凡三种：会意字而兼声者一也，形声字而兼意者二也，分别之在本部者三也。”^②他为“×亦声”的分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请看他

① 段玉裁（清）：《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1。

② 王筠（清）：《说文释例》，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1983。

举的例证：

1. 会意而兼声：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
2. 形声而兼意：棚，编树木也。从木，从册，册亦声。
3. 分别之在本部：胖，半体肉也。一曰广肉。从半，从肉，半亦声。

他的意思是说，“豊”字作为字素（即造字的构件），首先表意，其次表音；“册”字作为字素，首先表音，其次表意；“半”字作为字素，不仅表音兼表意，而且还同“胖”字同属一个部首。当代学者多半采用他们的说法，认为《说文解字》中“凡说‘从某，某亦声’的，就是指出这个字既从某字形体得义，又取其读音以象声。如女部‘姓’字，从女生，生亦声。这是会意兼形声的字。”^①当然，对“×亦声”提出批评的也不乏其人。王国维就曾经对《说文·一上·一部》的“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的说法提出异议。他说：“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引申而为大官及庶官之称，又引申而为职事之称。其后，三者各需专字，于‘史’、‘吏’、‘事’三字于小篆中截然有别。持书者谓之‘史’，治人者谓之‘吏’，职事谓之‘事’。”^②现在，他的意见已经为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所证实。

不过，批评者只是针对个别的释例，对《说文解字》“从×，×亦声”的释字体例并没有全盘否定。难道在“六书”之外，汉字还另有一种极其特殊的造字方法吗？本文在对《说文解字》中所有“从×，×亦声”的释例全部加以考察之后，发现“从×，×亦声”其实是一种假象，是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字形分化时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因此，有必要对“从×，×亦声”的释字体例进行必要的辨正。

—

《说文解字》中“从×，×亦声”的释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① 刘叶秋：《中国古代的字典》，中华书局，1963。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影印，1959。

情况：

(一)

喪，亡也。从哭、从亡，亡亦声。

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

執，捕罪人也。从𠂔，从幸，幸亦声。

羞，进献也。从羊，羊，所进也。从丑，丑亦声。

化，教行也。从匕，从人，匕亦声。

我们把上述例字的古文字形体列举如下：



(喪)



(羌)



(執)



(羞)



(化)

显然，上述诸例如同王国维辨正的“吏”字，都是由于形体讹舛而造成许慎的误释。“喪”在甲骨文虽然也是形声字，但并非“从哭，从亡”，“亡亦声”，而是从卣（或从一口、三口、四口、五口），桑声。“羌”是人头戴羊角饰的形象，这是古代羌民族的特征。“執”是人带手梏的形象。“羞”字非“从羊”，“从丑，丑亦声”，而是从又从羊，是以手献羊的形象。“化”是两个相同的人形一正一倒的形象，表示变化的意思。像这种因字形过于笔势化或因对字形的错误理解，造成许慎误释的情况共有 31 例，约占总数的 16%。

(二)

刺，君杀大夫曰刺。刺，直伤也。从刀，从束，束亦声。

饗，乡人饮酒也。从食，从鄉，鄉亦声。

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

陷，高下也。一曰陲也。从阜，从𠂔，𠂔亦声。^①

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从水，从酉，酉亦声。

① 段玉裁将“从阜，从𠂔，𠂔亦声”改为“从阜，𠂔声”。

上述诸例中，例字和它们的音素（表音的字素）本来就是等义关系。我们不妨分析如下：

刺→《说文·七上·束部》：“束，木芒也。象形……读若刺。”段玉裁注曰：“今字作刺，刺行而束废矣。”甲骨文中，屡见“凡牛束羊”、“凡羊束牛”，意即“判牛刺羊”、“判羊刺牛”。^①可见“束”是“刺”的初文，本义就是“木芒”，引申则有刺杀义。所谓“君杀大夫曰刺”是政治对语言产生的影响，不是造字的初意。

饗→“鄉”字本来就是“饗”的初文，^②《墨子·耕柱》：“鼎成四足而方……以祭于昆吾之虚，上鄉。”此“鄉”与“饗”完全同义。

娶→《周易·需》：“勿用取女。”《释文》：“本作娶。”可见“取”和“娶”原本意义相同。

陷→《吴越春秋·句践入臣外传》：“𠂔铁之矛，无分发之便。”这个“𠂔”与“陷”同义。“𠂔”的本义就是陷阱，“陷”字只不过是“𠂔”的繁文。

酒→“酉”字甲骨文是酒坛的形象，“酉”字本有酒义，因此，凡与酒有关的字均从“酉”。金文“酒”字作“酉”，三体石经“酒”字也作“酉”。^③可见“酒”不过是“酉”的后出分化字。

类似上述的情况共有 38 例，约占总数的 19%。严格地说，上述诸例例字和音素之间有的是繁简字的关系，如“𠂔”和“陷”；有的是古今字的关系，如“酉”和“酒”。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它们在后世之所以成为形声字，不是出于造字的需要，而是文字形体累增的结果。累增的原因，或是繁化，或是分化，很难同条共贯。从汉字发展的历史加以考察，把它们简单地划归形声并不妥当，把它们视为会意字更是错误的。同会意字比较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它们的意素（表意的字素）和音素与例字之间都存在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

② 尹黎云：《汉字字源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③ 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意义上的联系，但意素和音素之间在意义上却是孤立的，彼此并没有什么联系，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曾“会”过“意”。例如“娶”字，倘若把它解释成“取女”，那么“娶”的初文作“取”，又该如何解释呢？

（三）

拘，止也。从句，从手，句亦声。

政，正也。从支，从正，正亦声。

瞑，翕目也。从目，从冥，冥亦声。

腥，星见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从肉，从星，星亦声。

婢，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声。

上述诸例的音素与例字之间是源字和派生字的关系。如“拘”是禁止、制止，表示用强制的手段不让别人做什么事情，而“句”是“鉤”的初文，凡物被钩住则难以行动，因而“拘”字可从“句”得音义；

“政”是政治，政治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规范人们的行为，“正”是纠正，因而“政”字可从“正”得音义；“瞑”是闭目，闭目则眼前一片昏暗，“冥”是昏暗，因而“瞑”字可从“冥”得音义；“腥”是腥肉，俗称米粒猪肉，不可食用，因为肉中有米粒状物似星，所以得名“星”，孳乳为“腥”；^①“婢”是奴婢，是受役使的女性，因为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所以得名“卑”，孳乳为“婢”。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看，“句”、“正”、“冥”、“星”、“卑”应当分别是“拘”、“政”、“瞑”、“腥”、“婢”的初文。

类似上述的情况共有 85 例，占总数的 43%。很明显，这些字的音素不仅是例字的源字，而且也是例字的源词。这种情况与第二种情况十分相似，起初应当有个源词和派生词同字的阶段，而后分化，才出现了以形声的面貌面世的派生字。

① 许慎认为“星见食豕”（即星星出来时喂猪）是猪长米粒肉的原因，并认为那些米粒状的肉是小息肉，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其实这些米粒状的肉是缘虫寄生在猪体上的幼虫囊虫。许慎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医学的观点，不是许慎一人的错误。

(四)

雒，雄雌鸣也。雷始动，雒鸣而雒其颈。从隹，从句，句亦声。

鄯，鄯善，西胡国也。从邑，从善，善亦声。

像，象也。从人，从象，象亦声。

焚，烧田也。从火、林，林亦声。

城，以盛民也。从土，成亦声。

上述诸例的音素其实并无表意作用，显然这是许慎分析字形时犯下的错误（其中也不排除后人在传抄过程中误改的）。如“雒”是拟声词，模拟野雒的叫声，许慎所谓“雷始动，雒鸣而雒其颈”牵强附会，毫无理据可言。既然是拟声词，“雒”字从“句”，只是取声而已。“鄯”即鄯善，西域国名，属于译音词，“鄯”字是专门为这个译音词造的字，其中的音素怎么可能有表意功能呢？《说文·八上·人部》“像”下段玉裁注曰：“各本作‘象也’，今依《韵会》所据本正。象者，南越大兽之名，于义无取。”段氏的意见非常正确。“像”字从“象”，只是表示读音而已。在“像”字没有产生以前，“像似”的“像”或许写做“象”，那属于文字的借用，与造意无关。“焚”字甲骨文从火从林，是典型的会意字。小篆从“林”，是字形调整的结果。调整的原因当然与“焚”、“林”的声音相近有关，这正好说明“林”的作用只能是表音。“城”字的训释许慎采用声训的方法，他认为“城”的语源是“盛”，所以和“盛”一样，都从“成”得声。这本来属于主观臆测的东西，根本靠不住。就算“城”的语源是“盛”，也不能证明“成”作为音素，同时起了表意的作用。

类似上述的情况共有 42 例，约占总数的 22%。毫无疑问，这种类型的“从×，×亦声”是必须予以否定的。许慎毕竟是汉代的学者，彼时盛行的“声训”对他不能没有影响。汉人的声训多半是靠不住的，许慎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综上所述，许慎在“六书”之外，另立“从×，×亦声”的体例是没有道理的。在上述四种情况中，除了第一种和第四种以外，其他两种

都是汉字不断分化的一种表象。要想真正认识“从×，×亦声”的现象，就必须对汉字分化的途径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

高明在《古文字类编》第一编中，收入甲骨文共 1024 字，其中形声字只有 287 字，约占总数的 28%。^①然而，许慎收入《说文解字》中的形声字约占总数的 87.39%。这两个比例数充分说明，作为一种造字方法，形声字产生的时间较晚。如果再认真考察古代文献的用字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多数形声字不是直接使用几个字素组合成字的，而是由于字素累增的结果。

由字素累增而形成的合体字，通常称为累增字。最早使用累增字这个术语的是王筠。他说：“字有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递加也。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是为分别文。其种有二：一则正义为借义所夺，因加偏旁以别之也；一则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只分其一义也。其加偏旁而义仍不异者，是谓累增字。其种有三：一则古义深曲，加偏旁以表之者也；一则既加偏旁，即置古文不用者也；一则既加偏旁而世仍不用，所用者反是古文也。”^②他这一段话涉及到两个术语：一是分别文，一是累增字。他说的“分别文”，其实就是指古今字中的具有区别意义的区别字。例如：“其”字的本义是簸箕，后来“其”字被借用为指示代词，“其”的本义则另加“竹”写做“箕”，这就是所谓“正义为借义所夺，因加偏旁以别之”；“取”是个多义词，可表示捕取、拿、收受、听从、把女子接过来成亲等义，后来，把女子接过来成亲的意义人们增“女”写做“娶”，这就是所谓“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只分其一义”。他说的“累增字”，则是指由于字形累增而形成的异体字。例如：“哥”是古

① 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

② 王筠（清）：《说文释例》，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1983。